

隋唐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隋唐演義

五

〔清〕褚人穫集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雪草堂重編通俗隋唐演義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縱嬖寵洗兒賜錢

戒君王對使剪髮



詞曰

癡兒肥蠹娘看偏奇俊何意洗兒蒙賜更阿父能幫興
不堪嬌妒性暫使離官寢一縷香雲輕剪便重得君

王幸

右調霜天曉角

人生七情六慾惟有好色之念最難祛除艷冶當前而不動
心者其人若非大聖賢大英雄定是箇愚夫騃漢所以古人

原不禁人好色但好色之中亦有禮焉苟徒逞男女之情慾不顧名義竇亂體統上下宜淫以致醜聲傳播如何使得且說秦國模秦國楨兄弟二人都在翰林供職這秦國模爲人剛正只看他不肯佔其弟之科名可知是箇有品有志之人他見貴妃擅寵楊氏勢盛祿山放縱宮闈不謹因激起一片嫉邪愛主之心便與其弟計議連名上一疏謂朝廷爵賞太濫女寵太盛又道安祿山本一塞外健兒謬膺節鉞宜令効力邊疆不可縱其出入宮闈致滋物議其言甚切直疏上立宗不悅羣小交進讒言說他語涉謗訕宜加重譴有旨着廷臣議處虧得賀知章與吳筠上疏力救立宗乃降旨道秦國

模秦國楨越職妄言本當治罪念係勲臣後裔新進無知姑
免深究着卽致仕去今後如有瀆奏者定行重處此旨一
下朝臣側目時奸相李林甫欲乘機蔽主專權對衆諫官說
道今上聖明臣子只宜將順豈容多言諸君不見立仗之馬
平日食三品料若一鳴便斥去矣自是諫官結舌不言玄宗
只道天下承平無事又嘗親閱庫藏見財貨充盈一發志驕
意滿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那
李林甫奸狡異常心雖甚忌楊國忠外貌却與和好又畏太
子英明常思與國忠潛謀傾陷又能揣知安祿山之意微辭
冷語說着他心事使之驚服却又以好言撫慰之使之欣感

因而朋比作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寵立宗深居宮中日事聲色那楊貴妃竟與祿山私通正是

大腹肥軀野漢

千嬌百媚宮娃

何由彼此貪戀

前生歡喜冤家

因此祿山肆橫無忌立宗又命祿山與楊國忠兄妹結爲眷屬時常往來賞賜極厚一時之貴盛無比又加賜韓國號國泰國三夫人每月各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三位夫人中號國夫人尤爲妖艷不施脂粉自然美麗當時杜甫有詩云

號國夫人承主恩

平明上馬入金門

却嫌脂粉污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

一日值祿山生日立宗與楊妃俱有賜賚楊家兄弟姊妹們
又各設宴稱慶鬧過了兩日祿山入宮謝恩御駕在宜春院
祿山朝拜畢便欲叩見母妃楊娘娘立宗道妃子適間在此
侍宴今已回宮汝可自往見之祿山奉命遂至楊妃宮中時
楊妃方侍宴而回正在微酣半醉之際見祿山來拜謝口中
聲聲自稱孩兒楊妃因戲說道人家養了孩兒三朝倒當洗
兒今日恰是你生日的三朝了我當從洗兒之例於是乘着
酒興叫內監宮女們都來把祿山脫去衣服用錦緞渾身包
裹作襁褓一般登時結起一綵輿把他坐於輿中官人簇擁
着繞宮游一一齊喧笑那時立宗還在宜春院中間坐觀書

遙聞喧笑之聲顧問左右後宮何故喧笑左右回奏是貴妃娘娘爲洗兒之戲玄宗大笑便乘小車親至楊妃宮中觀看共爲笑樂賜楊妃金錢銀錢各十千爲洗兒錢正是

襦繡點籌

洗兒賜錢

家法相傳

敬後承前

話分兩頭那楊妃便寵眷日隆這邊梅妃江采蘋却獨居上陽宮十分寂寞一日偶聞有海南驛使到京因問宮人可是來進梅花的宮人回稱是進荔枝與楊貴妃的原來梅妃愛梅當其得寵之時四方爭進異種梅花今既失寵無復有進梅者楊妃是蜀人愛喫荔枝海南的荔枝勝於蜀種必欲生

致之乃置驛傳不遠數千里飛馳以進此正杜牧所云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道荔枝來

當下梅妃因梅花絕獻荔枝遠來不勝傷感卽召高力士來
問道你日侍皇爺可知皇爺意中還記得有江采蘋三字麼
力士道皇爺非不念娘娘只因礙着貴妃娘娘耳梅妃道我
固知肥婢妒我皇上不能不忘情於我也我聞漢陳皇后遭
貶以千金賂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獻於武帝遂得復被寵遇
今日豈無才人若司馬相如者爲我作賦以邀上意耶我亦
不惜千金之贈汝試爲我圖之力士畏楊妃勢盛不敢應承
只推說一時無善作賦者梅妃嗟嘆道是何古今人之不相

及也力士道娘娘大才遠勝漢后何不自作一賦以獻梅妃
笑面點首力士辭出官人呈上紙筆梅妃卽自作樓東賦一
篇其畧云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髻之巧梳閉縷衣之輕練苦寂
寞于蕙宮但注思乎蘭殿信標梅之盡落隔長門而不見
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
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
憶拾翠之舊事閒庭深閉嗟青鳥之信修緬夫太液清波
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遊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
仙舟君情縱綬深欽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靡休

何期嫉色庸庸妒心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恩舊
歡而不得想夢著乎矐隴度花朝與月夕情獨對乎春風
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竟已響動乎
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乎樓東

賦成奏上玄宗見了沉吟嗟賞想起舊情不覺爲之慙然楊
妃聞之大恨氣忿忿的來奏道梅精江采蘋庸賤婢子輒敢
宣言怨望宜卽賜死玄宗默然不答楊妃奏之不已玄宗道
他無聊作賦初無悖慢之語何可加罪我只置之不論罷了
楊妃道陛下不忘情於此婢耶何不再爲翠華西閣之會玄
宗見又提起前事又慚又惱只因寵愛已慣姑且忍耐着楊

妃見玄宗不肯依他所言把梅妃處置心中好生不然侍奉之間全沒好氣常使性兒不言不語一日玄宗宴諸王於內殿諸王請見妃子玄宗傳命召來召之至再方纔來到與諸王相見畢坐於別席酒半寧王吹紫玉笛爲念奴和曲旣而宴罷諸王俱謝恩而退玄宗暫起更衣楊妃獨坐見寧王所吹的紫玉笛兒在御榻上便取來把玩了一番就按着腔兒吹弄起來此正詩人張祐所云

深宮靜院無人見

閒把寧王玉笛吹

楊妃正吹間玄宗適出見之戲笑道汝亦自有玉笛何不把來吹着此笛是寧王的他纔吹過口澤尚存汝何得便吹楊

她聞言全不在意快快的把笛兒放下說道寧王吹過已久
妾卽吹之諒亦不妨還有人雙足被人勾踹以致鞋幫脫綻
陛下也置之不較何獨荷責於妾立宗因他酷妒梅妃又見
他連日意態蹇傲心下着實有些不悅今日酒後與他戲語
他却畧不謝過反出言不遜又牽扯着梅妃的舊事不覺勃
然大怒變色厲聲道阿環何敢如此無禮便一面起身入內
一面口自宣旨着高力士卽刻將輕車送他還楊家去不許
入侍正是

妬根於心

驕形於面

語言觸忤

遂致激變

楊妃平日恃寵慣了不道今日天威忽然震怒此時待欲面謝求哀恐盛怒之下禍有不測況已奉旨不許入侍無由進見只得且含淚登車出宮私託高力士照管宮中所有當下來至楊國忠家訴說其故楊家兄弟姊妹忽聞此信喫驚不小相對涕泣不知所措安祿山欲進一言相救恐沙嫌疑不得輕奏且不敢入宮也不敢親到楊家來面候只密密遣人探問罷了正是

一女人忤旨

羣小人失勢

禍福亦何常

恩寵固難恃

且說玄宗一時發怒將楊妃逐回却便覺得宮闈寂寞舉目

無當意之人欲再召梅妃奉侍不想他因聞楊妃欲諧殺之
心中又懊恨又感傷遂染成一病這幾日正臥床不能起玄
宗寂寞不過焦躁異常宮女內監們多遭鞭撻高力士微窺
上意乃私語楊國忠道若欲使妃子復入宮須得外臣奏請
爲妙時有法曹官吉溫與殿中侍御史羅希奭用法深刻人
人畏憚稱爲羅鉗吉網二人都是酷吏而吉溫性更貪忍最
多狡謀宰相李林甫尤愛之因此亦爲玄宗所親信楊國忠
求他救援許以重賂吉溫乃於便殿奏事之暇從容進言曰
貴妃楊氏婦人無識有忤聖意但向旣蒙恩寵今卽使其罪
當死亦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官中一席之地而忍令辱

於外乎立宗聞言慘然首肯及退朝還宮左右進膳立宗卽命內侍霍韜光撤御前玉食及珍玩諸物齎至楊家宣賜如子楊妃對使謝恩訖因涕泣道妾罪該萬死蒙聖王洪恩從寬遣放未卽就戮然妾向荷榮寵今忽遭棄置更何面目偷生人世今當卽死無以謝上妾一身衣服之外無非聖恩所賜惟髮膚爲父母所生請以一莖聊由萬感遂引刀自剪其髮一綰付霍韜光道爲我獻上臬爺妾從此死矣幸勿復勞聖念韜光領諾隨卽回宮覆旨備述所言將髮兒獻上立宗大爲惋惜卽命高力士以香車乘夜召楊妃回宮楊妃毀粧入見拜伏謝罪更無一言惟有嗚咽涕泣立宗大不勝情親

手扶起立喚侍女爲之梳粧更衣溫言撫慰左右排上宴來
楊妃把盞跪獻道不意今夕得復覩聖顏玄宗掖之使坐是
夜同寢愈加恩愛至次日楊國忠兄弟姊妹與安祿山俱入
宮叩賀太華公主與諸王亦來稱慶玄宗賜宴盡歡看官聽
說楊妃既得罪被遣若使玄宗從此割絕則羣小潛消宮闈
清淨何致釀禍啟亂無奈心志疊惑已深一時罷脫不下遂
使內豎得以窺伺舉動交通外奸逢迎進說藕斷絲連遣而
復召終貽後患此雖是他兩箇前生的孽緣未盡然亦國家
氣數所關也正是

手剪青絲酬主德

頓教心志重迷惑